

# 766 20240627 假如新闻专业毕业生才能当记者

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766）假如新闻专业毕业生才能当记者

## 学术

### 假如新闻专业毕业生才能当记者

记者需要具备怎样的从业资格？这个问题时常被拿到公共空间中讨论。

在会员通讯第383期中，我们曾介绍对“记者证”的两类截然不同的看法：它到底是一种对言论的管制方式，还是一种确保新闻质量的门槛？一方面，倘若由政府来认定记者资格，的确会引发人们对言论空间的强烈担忧；但另一方面，如果有办法对一个个具体的记者是否负责任地做报道做出一定的认证，的确可以在众声喧哗中帮助人们快速筛选和识别出可靠的信息提供者。

在讨论记者从业资格的时候，有人可能会拿医生和律师来对比：当医生需要读医学院，当律师需要读法学院，当记者怎么就不需要经过学校里的专业训练呢？

当然，我们知道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记者这个职业确实没有医生和律师那么高的专业门槛。记者确实可以快速上手，在实践中迅速成长，而并不一定要先读个新闻专业。

但是，世界上的确有一个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曾经要求所有的记者必须持有新闻专业的大学文凭。

这个国家就是巴西，它在1969年到2009年的40年时间里都曾拥有这样的规定。最近发表在学术期刊《Journalism》上的一篇[论文](#)追溯了巴西新闻界的这段特殊历史，从中折射出新闻学界、业界以及政府、工会等多方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本期会员通讯，我们就借助这篇论文来详细了解：巴西为什么曾经要求记者都有新闻专业学位？这对该国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后来又为何取消了这种要求？

## 独裁者给新闻业留下的遗产

了解巴西新闻业的发展历史，当然要结合它最近一百多年的政治发展史。

1889年，巴西的帝制被推翻，建立了共和国，进入了“旧共和国”时期。

在这个时期，社会真正认可的带有专业资格的职业只有医学、工程和法律。而新闻媒体中的不少从业者都是法学院的毕业生，大众还会把记者和作家混淆。许多记者将从事新闻业视为进军政治的跳板。直到1908年巴西新闻协会（ABI）成立，才标志着巴西新闻职业化的开端。协会创始人Gustavo de Lacerda认为新闻工作应该是一种神圣的使命，而非牟利的工具。

但是，协会的成立只是一个萌芽。巴西的记者群体真正被组织起来，形成清晰的职业共同体，要到下一个时期了——有意思的是，那是一个独裁时期。

在“旧共和国”时期，巴西政体名义上是联邦制总统制共和国，但实际上被大地主和咖啡种植园主组成的寡头集团控制，这被称为“咖啡与牛奶”政治。这一时期的巴西政治腐败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最终导致1930年政变，热图利奥·瓦加斯上台，开始了长达15年的独裁统治。

如《[巴西：一部传记](#)》一书中所言，“瓦加斯的独裁统治促进了社会权利，同时压制了政治权利。”独裁者在巴西广泛限制了个人自由，但也推行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比如对工人权利的保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西记者们组织起工会，争取自己的劳动权利，包括保证最低工资、五天工作制等。被称为“穷人之父”的独裁者瓦加斯，对这些行动给予了支持，尤其是不吝给那些赞美自己、与政权合作的媒体，发放了大量的好处。而对于那些政权批评者，瓦加斯就没让他们好过，甚至导致一些报纸关门。

另一方面，瓦加斯政府也促进了巴西新闻教育的发展。1935年，巴西联邦区大学设立了全国第一个新闻学讲席教授的职位，但获得这个职位的人，更偏向于把新闻当

成一种社会和文学现象去研究，而非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补偿，1943年，瓦加斯政府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开设了新闻学专业，并先后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建立了两所新闻学院。

不过，当时新闻实践仍被视为一种天赋，新闻教育长期受到业界质疑：在媒体内部受训就好了，为什么要去专门修一个学位？

## 学历门槛：始自军政府，延续于新共和

1945年，瓦加斯在政变中被推翻，巴西恢复民主制度，直至1964年，军人集团上台执政，开启军政府独裁时期。

巴西记者必须获得新闻本科学位的这一从业门槛，就是在军政府时期被定下的规矩。

为了控制舆论，军政府对媒体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以经济利益为诱饵，迫使媒体所有者与其合作。对于媒体公司而言，只要能放弃编辑自主权，便能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和公司的发展。

而对于个体记者来说，他们面临的大多是审查、打压，乃至被捕、酷刑。工会组织者在这一时期也备受打压——虽然都是独裁者，但是瓦加斯曾经支持工会，而军政府独裁更偏右翼，严厉限制工会的活动范围，禁止罢工和抗议活动，逮捕、监禁、甚至杀害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

看上去非常吊诡的是，对记者和工会都严厉打压的军政府，居然同意了记者工会老早之前提出的一项请求：给新闻这个职业赋予更重要的地位，其中就包括强制要求记者接受新闻学教育。

论文中解释说，虽然这样的要求的确是工会提出来的，但是军政府显然是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当记者职业的准入门槛变得更高，能够当记者的人才池子一下子缩小了许多，实际上也就更好管这群人了。当时，军政府正担心记者群体里面有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很难管理。

当然，媒体老板因此很不开心，因为他们丧失了选人用人的自主权。

1980年代，在国内外压力下，军政府开始逐步进行政治改革，最终还政于民。1985年，巴西恢复民主制度，进入新共和国时期。

借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一些人也开始提倡：我们应该把军政府时期制定的“新闻专业毕业生才能当记者”这条过时的规矩废除掉。

比如，时任《圣保罗页报》总编就认为，新闻工作需要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强制要求新闻学位会阻碍优秀人才进入新闻行业。“只受过新闻传播学训练的人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批判性的新闻分析。”

当然，也有人提出别的原因，比如：欧洲国家从来没有这样的限制，这是一种基本的市场自由。

然而，新闻学位作为记者门槛的这项制度也有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当时的巴西新闻协会主席认为，新闻学位是保障新闻专业性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新闻工作者劳动权益的必要条件——控制人才供给，谈薪酬时会更有利。

一些大学新闻教授也支持保留这项制度。他们觉得，呼吁取消这项制度的人，是在攻击大学教育，背后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对于媒体老板而言）。

就这样，两派争执不下，一直拖到2009年，制度才被改变。当时，巴西最高法院裁定，要求获得新闻学学位才能担任记者的法律违宪，因为它违反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

## 准入制度的副产品

虽然这项制度已经被取消，但它在1969到2009这40年间给巴西新闻业留下了重大的影响。论文中提到，时至今日，依然有大约九成巴西记者拥有新闻传播专业学位，而在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这一数字只有从36.6%到50.1%不等。

巴西的这个案例给我们最重要的启发是：记者准入门槛这件事情，不只有言论自由这一个分析维度。实际上，它还牵涉到很多其他元素。

论文作者指出：尽管在巴西，关于记者学位的规定是在军事独裁时期颁布的，但它的发展与寻求扩大劳工权利有关，受到工会和学术组织的强烈维护。因此，不能简单认为那是一种抹杀新闻自由的规定。

另外，简单将记者准入门槛视为反民主的做法，会导致忽视可能产生的任何有利影响。例如，论文中提到，强制文凭这件事与女性在新闻业的增加之间存在直接关系。我们都知道，在新闻学本科课程的课堂上，女性的代表性和整体处境往往比在新闻编辑室里要好得多。而强制文凭的规定，可以让性别更加平等的情况也在就业市场上得到反映。

当然，强制文凭这件事，还使巴西全国各地的新闻专业数量增加。在法律颁布的1969年，巴西共有20所新闻学院，而在随后的十年中，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这一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巴西各州新闻与传播教学事业的发展。

说到新闻教育，论文中还介绍了与取消记者文凭要求几乎同步发生的一件事——新闻专业在巴西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不再从属于传播学。这在新闻院系来说当然是一大成功，但论文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现在的趋势是融合，是记者与其他媒体工作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而且许多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确实进入了公关、广告等行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强调自己的独立身份，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总的来说，这篇论文介绍了一个我此前并不了解的有趣案例，为我们思考新闻行业的门槛和资格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对照视角。尤其重要的是，那是一种在北美和西欧之外的视角，提醒我们不应照搬它们的眼光去评价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那些具体的历史和实践。